

“有人愿意放弃一种重要的观察世界和人类的方法，那就随他们好了”

陈：西方人有《圣经》，中国人有《诗经》，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人太妄自尊薄了，骑马找马，遗忘了我们是个有着骄人诗歌传统的国度，你怎么看？

蔡：写诗的人与不写诗的人是不一样的，正如读诗的人与不读诗的人是不一样的。有人愿意放弃一种重要的观察世界和人类的方法，那就随他们好了。

陈：你会对你的孪生女儿们谈论“诗”吗？她们读诗吗？她们怎么看待作为父亲的你同时作为诗人的这一面？

蔡：这个我还没有问她们。不过，今年暑假我让她们尝试翻译几首短诗，然后与她们探讨更好的翻译法，我希望借此让她们理解生活，理解诗歌的微妙之处，同时也能提高外语能力。

陈：在教学生涯里，你会对学数学的学生进行诗歌启蒙吗？你的学生中有文理皆通、可以与你就诗文论短长的人吗？

蔡：还没有遇见。我上课时讲些背景故事，包括数学家的轶事，当有学生打瞌睡时。前不久我读到罗素的传记，他叹息数学同行里可以交流的实在太少。我与欧美诗人在一起时，他们有时会提到法国人鲁波，他也是数学家兼诗人，一位瑞士朋友寄给我他的新诗集，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。由此可见，至少在美国，缺乏文理皆通的人。

陈：游历点燃了你的生命，而用一台老式傻瓜相机信手拈来的摄影构成了意味深长的时光留痕，你的抽象摄影尤其让人感兴趣，是怎样一个契机触发了你的灵感？其中蕴含了你怎样观看世界的态度？

蔡：起初我也像其他旅行者一样，有些到此一游的纪念。后来因为约稿需要配图，才慢慢地重视起来。2008年春天，深圳书城邀请我去办摄影展，之后便开始认真地摄影了。抽象摄影开始于黑海之滨的敖德萨，那恰好是抽象绘画创始人康定斯基长大的地方。

陈：你的足迹遍布100多个国家，拜访过许多数学家、诗人和艺术家的故居，有哪些奇妙的记忆？还有什么国家和地区是你期待到达的？你的下一个目的地？

蔡：那恐怕太费时了，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的游记或其他书籍。自从1993年以来，我定下一个目标，每年至少去一个新的国度，下一个目的地或许是非洲。以往我已经六次去那了，东南西北中都到过，等我下次回来，就可以写本《七下非洲》之类的书了。

陈：如果给你穿越的超能力，让你回到古代或近代，拜访一位数学家和一位诗人，你最想拜访谁？为什么？

蔡：数学家的话，我选17世纪的法国人费马或19世纪的德国人高斯。前者是“业余数学家之王”，他研究不图发表或名誉，后者是“数学王子”。他们都不喜欢出门，因此只能由我去拜访了。诗人可能是陶渊明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一次我参加瑞典诗歌节之后，当地一位诗人邀请我去他的别墅小住，他是为了让我分享他收藏的各种版本的陶潜著作。

陈：你怎么看待今天的年轻人？对照你这位“曾经”的年轻人，今天的年轻人发生了什么深刻的变化？

蔡：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，今年很难再出现牛顿和莎士比亚式的人物了，但经济、交通和医疗等方面的改善，又为我们看世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一边是工具和游戏，另一边是创造和思想，两种快乐的差别是巨大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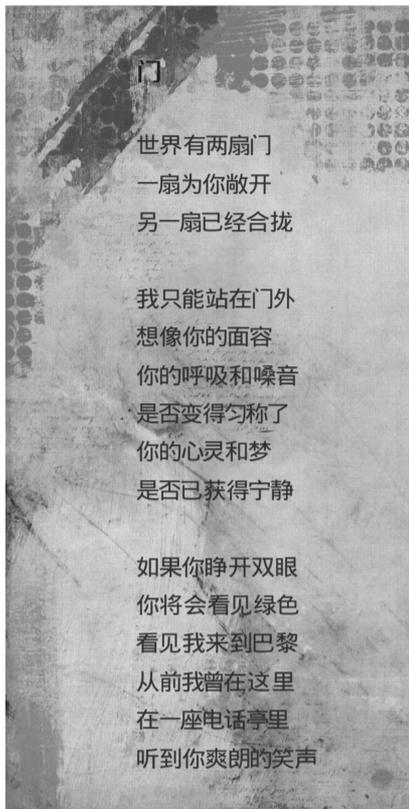
陈：网络时代，诞生了许多电子儿童、电子青年，关于年轻一代文字书写能力下降的忧虑之言不绝于耳，就你在大学接触到的许多年轻人，你的态度？

蔡：作为作家，我不担心，因为我的纸质版图书越出越多，越印越多。我猜想，不久的将来，电子儿童或电子青年的后代，可能又会像我这样喜欢纸质阅读了。 ●

我曾经说过，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，而诗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家园。这两个词如今算是比较冷僻的了，而游历或远方则越来越热。对我来说，数学与诗在远方相互连接。



《数学传奇》商务版



青意社

青意社，行动你的创意！
青意社，行动你的创意！



合作邮箱：qingyicland@126.com

创意美学生活空间

一个天马行空的创意营，一个原创设计师产品集合地

青意社是青年报社《生活周刊》
孵化的青年设计师创意产业平台

在这里，你不是客人，你是主人
你可以找到时尚单品、先锋设计、匠心手作，找到你想要的 lifestyle
你也可以将你的创意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同酝酿、孵化、分享，
真正转化成改变世界的原动力
年轻人，无创意不生活！